宋元學案

泰山學案表

孫復 高平講友

石介

姜潛 見上泰山門人

馬默

何羣 ─ 馮正符 父堯民

蔡說 見上泰山門人

蘇唐詢

杜默

徐遁

高拱辰

趙狩

文彥博
　孟宗儒

附師史炤

劉牧
　黃黎獻
　　吳祕
　　　鄭夬別見王張諸儒學案
　私淑徐庸

范純仁別見高平學案

呂希哲別爲滎陽學案

朱光庭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張洞

姜潛
　劉摯
　　子跂
　　　孫長福

曾孫衎
別見衡麓學案
曾孫旂
別見元城學案

父居正

子蹈

梁燾

晁說之
別爲景迂學案

祖無擇

饒子儀

李縕

附曹起

莫說——子袁溉別見安定學案

朱長文——胡安國別爲武夷學案

范純仁別見高平學案

呂希哲別爲滎陽學案

並徂徠學侶

李世弼泰山續傳——子昶——李謙

馬紹

附師張播

胡瑗 別爲安定學案

泰山學侶

士建中

劉顏 並爲士劉諸儒學案

並泰山同調

宋元學案卷二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泰山學案

祖望謹案泰山之與安定同學十年而所造各有不同安定冬日之日也泰山夏日之日也故如徐仲車宛有安定風格而泰山高弟爲石守道以振頑懦則巖巖氣象倍有力焉抑又可以見二家淵源之不紊也述泰山學案（梓材案是卷與安定學案謝山所修梨洲本原底並藏盧氏又案泰山著述莫重于春秋尊王發微故從黃氏補本錄之）

高平講友

殿丞孫泰山先生復

孫復字明復晉州平陽人四舉開封府籍進士不第退居泰山學春秋著尊王發微十二篇石徂徠介著名山左自徂徠而下躬執弟子禮師事之稱爲富春先生拜起必扶持旣徂徠爲學官作明隱篇以語于朝曰孫明復先生畜周孔之道非獨善一身而兼利天下者也四舉而不得一官築居泰山之陽聚徒著書種竹樹桑蓋有所待也古之賢人有隱者皆避亂世而隱者也彼所謂隱者有匹夫之志守硜硜之節之所爲也聖人之所不與也先生非隱者也于是范文正富文忠皆言先生有經術宜在朝廷除國子監直講召爲邇英殿祗候說書楊安國言講說多異先儒罷之徐州人孔直溫以狂謀捕治索其家得詩有

先生姓名坐貶久之翰林學士趙槩等言孫復行爲世法經爲人師不宜使佐州縣乃復爲直講稍遷殿中丞年六十六卒賜賻錢十萬先生病時韓魏公言于仁宗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其家所得著書十有五篇錄藏祕閣出宋李燾續通鑑長編

稱所得書十有五卷攷四庫全書總目稱內府藏本十二卷而中興書目則有春秋總論三卷合爲十五卷

百家謹案先文潔公曰宋興八十年安定胡先生泰山孫先生徂徠石先生始以師道明正學繼而濂洛興矣故本朝理學雖至伊洛而精實自三先生而始故晦庵有伊川不敢忘三先生之語震旣鈔讀伊洛書而終之以徂徠安定篤實之學以推其發源之自以示歸根復命之意使爲吾子孫者毋蹈或者末流談虛之失而反之篤行之實蓋

先生應舉不第退居泰山聚徒著書以治經爲教先生與安定同學而宋史謂琰治經不如復安定之經術精矣先生復過之惜其書世少其傳其略見徂徠作泰山書院記

春秋尊王發微

詩至黍離而降書至文侯之命而絕春秋乃作自隱公始也平王迨隱而死夫生猶可待也死何所爲春秋始隱者天下無復有王也以上總論

欲治其末者必端其本嚴其終者必正其始元年書王所以端本也正月所以正始也其本旣端其始旣正然後以大中之法從而誅賞之隱元年春王正月

凡書盟者皆惡之也附庸之君未得列于諸侯故稱字以別之

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克者力勝之辭鄭伯養成段惡至于用兵此兄不兄弟不弟也故曰鄭伯克段于鄢以交譏之也

鄭伯克段于鄢

祭伯天子卿不稱使者非天子命也非天子命則奔也不言奔非奔也祭伯私來也故曰祭伯來以惡之

祭伯來

諸侯非有天子之事不得出會諸侯凡書會皆惡之也

隱二年

公會戎于潛

莒小國也入者以兵入也莒小國以兵入向者隱桓之際征伐用師國無大小皆專而行之

莒人入向

隱公夫人也夫人小君與君一體故志之也子宋姓

夫人子氏薨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非諸侯可得而專也

諸侯專之猶曰不可況大夫乎吾觀隱桓之際諸侯無小大皆專而行之宣成而下大夫無內外皆專而行之其無王也甚矣孔子從而錄之正以王法凡侵伐圍入取滅皆誅罪也鄭人微者 鄭人伐衛

正月書王者九十二二月書王者二十三月書王者十七 隱三年春王正月

武氏世卿也其言武氏子父死未葬也 武氏子來求賻

遇者不期也不期而會曰遇詩稱邂逅相遇適我願兮是也諸侯守天子土非享覲不得踰境此言公及宋公遇于淸者惡其自恣出入無度 隱四年公及宋公遇于淸

翬不氏未命也 翬帥師

稱人以殺討賊亂也其言于濮者桓公被弒至此八月惡衛臣子殺不討賊俾州吁出入自恣也 衛人殺州吁于濮

諸侯受國于天子非國人所得立也 衛人立晉

觀魚非諸侯之事也天子適諸侯諸侯朝天子無非事者動必有爲也隱公怠棄國政觀魚于棠可謂非事者矣 隱五年公矢魚于棠

考成也元年宰咺歸賵非禮也隱公以是考仲子之宮祭之此又甚矣夫宗廟有常故公夫人之廟皆不書 考仲子之宮

畀僭用天子禮樂舞則八佾孔子不敢斥也故因減用六羽以見其僭天子之意 初獻六羽

公子彄臧僖伯也孝公子 公子彄卒

鄭人來輸誠于我平四年翬會諸侯伐鄭之怨也平者釋憾之辭 隱六年鄭人來輸平

長葛鄭邑天子所封非宋人可得取也宋人前年伐鄭圍長葛此而取之故言伐言圍言取恐其惡以誅之也 宋人取長葛

媵背者爲莊十二年歸于酅也 叔姬歸于紀

城邑宮室高下大小皆有王制不可妄作是故城一邑新一廐作一門築一囿時與不時皆詳而錄之時謂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非此不時也得其時者其惡小非其時者其惡大此聖人愛民力重興作懲僭忒之深旨也 隱七年夏城中丘

言伐用兵也楚丘衞地地以楚丘者責衞不能救難錄以歸者惡凡伯不死位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祊鄭邑天子所封非魯土地故曰來歸定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皆此義也先言歸而後言入者鄭不可歸魯不可入也鄭人歸之魯人受之其罪一也入者受之之辭 隱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

不氏未命也 無駭卒

公與翬偪衆恐力共疾于宋又浹日而取二邑故君臣並錄以疾之 隱十年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齊晉宋衞未嘗來朝魯者齊晉盛也宋衞敵也滕薛邾杞來朝奔走而不暇者土地狹陋兵衆寡弱不能與魯抗也 隱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

水不潤下也昔者聖王在上五事修而彝倫敘則休驗應之故

曰肅時雨若乂時暘若哲時燠若謀時寒若聖時風若若聖王不作五事廢而彝倫攸斁則咎驗應之故曰狂常雨若僭常暘若豫常燠若急常寒若蒙常風若若春秋之世多災異者聖王不作故也然自隱迄哀天下之災異多矣悉書之則不可勝其所書矣是故孔子惟日食與內災則詳而書之外災則或舉其一或舉于齊鄭宋衛則天下之異從可見矣 桓元年秋大水

弑君之賊諸侯皆得討之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是也此言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者惡不討賊也 桓二年會于稷

凡日食人君皆當戒懼修德以消其咎 桓三年日有食之

是時文姜亂魯驪姬惑晉南子傾衛夏姬喪陳上下化之滔滔

皆是不可悉舉也故自隱而下內女出處之跡皆詳而錄之以懲以戒爲萬世法公子翬如齊逆女

此齊侯送姜氏公受之于讙也公受姜氏于讙不以讙至者不與公受姜氏于讙也故曰夫人姜氏至自齊以正其義夫人姜氏至自齊

桓立十八年唯此言有年者是未嘗有年也書者著桓公爲國不能勤民務農若是也有年

狩冬田也天子諸侯四時必田者蓋安不忘危治不忘亂講武經而教民戰也豈徒肆盤遊逐禽獸而已哉然禽獸多則五穀傷不可不捕也故因田以捕之上以供宗廟之鮮下以除稼穡之害故田必以時殺必由禮田不以時謂之荒殺不由禮謂之

梟惟荒也妨于農惟梟也殄于物此聖人之深戒也桓四年春

正月公狩于郎

此言甲戌己丑陳侯鮑卒闕文也蓋甲戌之下有脫事爾且諸侯未有以二日卒者也桓五年陳侯鮑卒

桓王以蔡人衛人陳人伐鄭鄭伯敗王也其言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者不使天子首兵也案十四年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定四年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皆曰以此不使天子首兵可知也曷為不使首兵天子無敵非鄭伯可得抗也故曰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以尊之尊桓王所以甚鄭伯之惡也夫鄭同姓諸侯密邇畿內桓王親以三國之衆伐之拒而不服此鄭伯之罪不容誅矣

從王伐鄭

雩求雨之祭建巳之月常祀也故經無六月雩者建午建申之月非常則書謂之大者雩于上帝也天子雩于上帝諸侯雩于山川百神魯諸侯也雩于山川百神禮也雩于上帝非禮也是時周室既微諸侯之僭者多舉于魯則諸侯僭之從可知矣然春秋魯史孔子不敢斥也其或災異非常改作不時者則從而錄之以著其僭天子之惡隱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此年秋大雩六年八月壬午大閱閔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宣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定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之類是也嗚呼其旨微矣大雩

此與二年書來朝三年會郕同旨 桓六年公會紀侯于郕

八月不時也大閱非禮也大閱仲冬簡車馬八月不時可知也

大閱大蒐謂天子田 大閱

稱人以殺討賊亂也 蔡人殺陳佗

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生名惡之大者也此年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莊十年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僖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昭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是也桓大逆之人諸侯皆得殺之穀伯綏鄧侯吾離不能致討反交臂而來朝故生而名之也 桓七年穀伯綏鄧侯吾離來朝

不出主名微者也 桓八年秋伐邾

此年書王者王無十年不書也十年無王則人道滅矣 桓十年

春王正月

來戰于郎不言侵伐者不與齊衛鄭加兵于我也郎魯地地以魯則魯與戰可知矣不書主名者三國無故加兵于我不道之甚故以三國自戰為文也 來戰于郎

柔不氏內大夫之未命者蔡叔蔡侯弟也案諸侯母弟未命為大夫者皆字此年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十五年許叔入于許十七年蔡季自陳歸于蔡莊三年紀季以酅入于齊之類是也 桓十一年盟于折

再言丙戌羨文也此盟與卒同日爾且經未有一日而再書者此羨文可知 桓十二年丙戌衛侯晉卒

此公及鄭伯伐宋也不言公者諱之也地以宋則宋與戰可知也不書主名者不與公及鄭伯伐宋也故以魯鄭自戰爲文凡公專尸其事則諱之此年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十七年及齊師戰于奚莊九年及齊師戰于乾時之類是也 戰于宋

齊以郎之戰未得志于魯因宋鄭之仇故帥衛燕與宋伐魯魯親紀而比鄭也故令紀侯鄭伯及齊師衛師宋師燕師戰以四國之師不地者戰于魯也 桓十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孔子作春秋專其筆削損之益之以成大中之法豈其日月舊史之有闕者不隨而刊正之哉此云夏五無月者後人傳之脫漏爾 桓十四年夏五

案十二年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宋人怨突之背己也故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以耆乞師而用之也謂四國本不出師宋以力弱不足乞四國之師而伐鄭爾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定四年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皆此義也然四國從宋伐鄭助其不道其惡亦可見矣 宋人伐鄭

天王使家父來求車者諸侯貢賦不入周室財用不足故也 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鄉曰鄭忽出奔衛今曰鄭世子忽復歸于鄭者明忽世嫡當嗣也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皆微國之君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蔡季言自陳歸于蔡者桓侯卒蔡季當立時多篡奪明季無惡

故曰歸于蔡所以與許叔異也 桓十七年蔡季自陳歸于蔡

內諱奔公夫人皆曰孫此年夫人孫于齊閔二年夫人姜氏孫于邾昭二十五年公孫于齊是也 莊元年夫人孫于齊

天子嫁女于齊魯受命主之故使單伯逆王姬不言如京師者不與公使單伯如京師逆王姬也魯桓見殺于齊天子命莊公與齊主婚非禮也莊公以親讎可辭而莊公不辭非子也故交譏之 單伯逆王姬

賞所以勸善也罰所以懲惡也善不賞惡不罰天下所以亂也桓弑逆之人莊王生不能討死又追錫之此莊王之為天子可知也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衛侯朔在齊故溺會齊師伐衛謀納朔也 莊三年溺會齊師伐衛

紀侯大去其國紀無臣子故齊侯葬紀伯姬齊侯不道逐紀侯而葬伯姬生者逐之死者葬之甚矣齊侯之詐也 莊四年齊侯葬紀伯姬

此諸侯伐衛納朔也不言納朔者不與諸侯伐衛納朔也朔行惡甚國人逐之奔齊故天子不使反衛明年王人子突救衛是也公與諸侯違兵不顧王命伐衛納朔故貶諸侯曰某人某人人諸侯則公之惡從可見矣 莊五年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衛侯朔得入于衛天子之威命盡矣公與諸侯之罪不容誅矣故言伐言救言入以著其惡 莊六年衛侯朔入于衛

此衛寶也其言齊人歸之者齊本主兵伐衛故衛寶先入于齊

齊人歸之魯人受之其惡一也齊人來歸衛俘

恆星星之常見者也常見而不見此異之大者隕墜也夜中星隕如雨謂隕墜者衆也莊七年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春秋用師多矣未有言師還此言師還者惡其與强讎覆同姓踰時還也莊八年秋師還

案隱四年衞人殺州吁于濮此不地者齊人即于國內殺之也稱人以殺討賊辭莊九年齊人殺無知

報乾時之戰也斥言公者惡其伐齊納糾喪師乾時不自悔過復敗齊師于此也莊十年公敗齊師于長勺

荆自方叔薄伐之後入春秋肆禍復甚聖王不作故也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莊公受命主王姬者多矣唯元年與此書者惡公忘父之讎再與齊接婚姻也莊十一年王姬歸于齊

周禮九命作伯得專征諸侯若五伯者皆非命伯召伯賜齊侯命尹氏策命晉侯春秋皆不錄之故孟子曰三王之罪人又曰

北杏之會桓公獨書爵者孔子傷周道之絕也桓公既入乘天子衰季將伯諸侯乃會宋人陳人蔡人邾人于此首圖大舉夫欲責之深者必先待之重故北杏之會獨書其爵以與之也莊十三年齊侯宋人陳人蔡人會于北杏

桓公貪土地之廣恃甲兵之衆驅逐逼脅以强制諸侯懼其未盡從也約之以會要之以盟臨之以威束之以力有弗徇者小則侵之伐之甚則執之滅之其實假尊周之名以自封殖爾故

此年滅遂十四年伐宋十五年伐郳十六年伐鄭十九年伐我西鄙二十年伐戎二十六年伐徐二十八年伐衞三十年降鄣閔元年救邢二年遷陽皆稱人以切責之齊人滅遂

公不及北杏之會桓公旣滅遂懼其見討故盟于此公會齊侯盟于柯

此公使單伯會伐宋也桓以諸侯伐宋本不期會魯自畏齊故使單伯會伐宋三國稱人獨書單伯者君大夫不可言魯人故也莊十四年單伯會伐宋

荆入蔡齊桓猶未能救中國也秋七月荆入蔡

齊侯旣死文姜不安于魯故如齊莊十五年夏夫人姜氏如齊

不言朔不言日日朔俱失之也莊十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案僖二十六年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于酅弗及先言侵而後言追此不言侵伐者明不覺其來已去而追之也書者譏內無戎備

公追戎于濟西

媵書者爲遂事起也結矯命專盟故曰遂以惡之案僖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襄二年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孔子皆譏之何獨與公子結也若以書至鄄爲出境乃得專之則公子遂自京師如晉仲孫蔑會晉荀罃自戚城虎牢豈非出境也哉況秋與齊侯宋公盟而冬齊人宋人陳人加兵于魯非所謂可以安社稷利國家也陳稱人者媵不當書故略言之也

莊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肆大眚非正也亂法易常者也莊二十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春秋之義非天子不得專殺此言陳人殺其公子禦寇者譏專殺也是故二百四十二年無天王殺大夫文書諸侯殺大夫者四十七何哉古者諸侯之大夫皆命于天子諸侯不得專命也大夫有罪則請于天子諸侯不得專殺也大夫猶不得專殺況世子母弟乎春秋之世國無大小其卿大夫士皆專命之有罪無罪皆專殺之其無王也甚矣故孔子從而錄之以誅其惡稱君稱國稱人雖有重輕而其專殺之罪則一也陳人殺其公子禦寇

荆十年敗蔡師于莘始見于經十四年入蔡十六年伐鄭皆曰荆此稱人者以其修禮來聘稍進之也莊二十三年荆人來聘

公會齊侯盟于扈謀逆姜氏也公二年之中納幣觀社及齊侯遇于穀比犯非禮今又會盟于扈甚矣 公會齊侯盟于扈

公親迎于齊不俟夫人而至失夫之道也婦人從夫者也夫人不從公而入失婦之道也夫不夫婦不婦何以爲國非所以奉先公而紹後嗣也不亂何待 莊二十四年夫人姜氏入

隱二年書紀裂繻來逆女此不言逆者天下日亂昏禮日壞逆者非大夫也逆者非大夫故不言逆僖二十五年季姬歸于鄫成九年伯姬歸于宋之類是也 莊二十五年伯姬歸于杞

不書名氏者脫之 莊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

凡內女直曰來者惡其無事而來也 莊二十七年杞伯姬來

案八年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先言圍而後言降此直書

齊人降鄣者惡齊强脅且見鄣微弱不能抗齊之甚也莊三十年齊人降鄣

莊比年興作今又一歲而三築臺妨農害民莫甚于此莊三十一年春築臺于郎秋築臺于秦

戎捷伐山戎之所得也齊侯來獻戎捷非禮也齊侯來獻戎捷

桓未能率諸侯以往故猶稱人閔元年齊人救邢

不言慶父弒者內諱弒故弒君之賊不書爲不地者義與隱公同閔二年秋八月辛丑公薨

公子慶父夫人姜氏同惡之人也夫人孫于邾故慶父出奔莒公子慶父出奔莒

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始見于經十四年入蔡稱荆二十三年

來聘始進稱人二十八年伐鄭稱荊今曰楚人伐鄭者以其兵衆地大漸通諸夏復其舊封比之小國也故自此十數年侵伐用兵皆稱人焉僖元年楚人伐鄭

孫于邾不貶此而貶者孫于邾不貶不以子討母也此而貶者正王法也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此會檉諸侯城楚丘也不言諸侯者桓公怠于救患諸侯不一也然則善歟非善也與其亡而存之不若未亡而救之之善也僖二年城楚丘

桓之病楚也久矣故元年會于檉二年盟于貫三年會于陽穀以謀之是時楚方强盛蔡楚與國故先侵蔡蔡旣潰遂進師次于敵境僖四年蔡潰遂伐楚

桓公救邢城邢皆曰某師某師此合魯衛陳鄭七國之君侵蔡遂伐楚書爵以其能服强楚皆稱爵焉同上

桓公既與陳侯南服强楚歸而反執陳轅濤塗其惡可知也執陳轅濤塗

伯姬內女來朝其子者以其子來朝也諸侯來朝猶曰不可杞內言及外稱人皆微者也及江人黃人伐陳

伯姬來朝其子非禮可知僖五年杞伯姬來朝其子

稱人以執惡晉侯也五等之制雖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之有差而天子命之南面稱孤皆諸侯也其或有罪方伯請于天子命之執則執之不得專執也有罪猶不得專執況無罪者乎春秋之世諸侯無小大唯力是恃力能相執則執之無復請

于天子孔子從而錄之正以王法或則稱侯以著其惡或則稱人以奪其爵稱侯以著其惡者謂雖非王命執得其罪其罰輕故但著其專執之惡二十八年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之類是也稱人以奪其爵者謂既非王命又執不得其罪其罰重故奪其爵此年晉人執虞公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之類是也晉人執虞公

出踰三時僖六年公至自伐鄭

小邾子邾之別封也故曰小邾子以別之僖七年夏小邾子來朝

言鄭世子華者齊人伐鄭未已鄭伯懼欲求成于齊故先使世子華受盟于寗母也盟于寗母

禘天子大祭夫人成風也不言風氏者成風僖公妾母嫁非廟

見不得與祭僖公既君欲尊其母故因此秋禘用夫人之禮致于太廟使之與祭也妾母稱夫人僭之大者故不言風氏以貶之猶莊元年夫人文姜孫于齊貶去姜氏此不言風氏其貶可知矣 僖八年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桓以諸侯致宰周公于葵邱經以宰周公主會爲文者不與桓以諸侯致天子三公也 僖九年會葵邱

奚齊庶孽獻公殺世子而立之春秋不與故曰君之子惡之也 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參譏之也 僖十一年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言次言救者惡諸侯緩于救患也諸侯既約救徐而遣大夫往

此緩于救患可知也僖十五年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此以宋主兵者不與宋襄伐齊也宋襄伐人之喪摳易人之主甚矣僖十八年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宋人執滕子嬰齊不得其罪也滕子名者惡遂失國也僖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

梁亡惡不用賢也梁伯守天子土有宗廟社稷之重有軍旅民人之衆左右前後朝夕與爲治莫有聞者是左右前後皆非其人也左右前後皆非其人不亡何待故直曰梁亡以惡之梁亡

城郭門戶皆有舊制壞則修之常事書者譏其侈泰妨農功改舊制也案莊二十九年春新延廐不言作此言作改舊制可知也僖二十年新作南門

鄭即楚故也案莊十六年荆伐鄭二十八年荆伐鄭僖元年楚人伐鄭二年楚人侵鄭三年楚人伐鄭鄭不卽楚此而卽者齊桓既死宋襄不能與楚抗也 僖二十二年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楚人敗宋公于泓齊侯視之不救而又加之以兵故伐圍並書以著其惡 僖二十三年齊侯伐宋圍緡

四國雜然從夷以圍中國其貶自見 僖二十七年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illegible]男圍宋

外大夫來赴非禮也 文三年王子虎卒

先言伐楚而後言以救江者惡不能救江也楚人圍江陽處父帥師不急赴之乃先伐楚欲其引兵自救而江圍解非救患之

師故明年楚人滅江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自是公朝強國皆至者惡其輕去宗廟遠朝強國也文四年公至自晉

此公逆婦姜于齊也不言公者諱之也不言逆女者以其成禮于齊也以其成禮于齊故不言公以諱之夏逆婦姜于齊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閏月多矣獨此書不告月者是常告也文既不告閏月猶朝于廟非禮可知文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遂城郚重勞民也文七年遂城郚

公孫敖如京師弔喪也不至而復丙戌奔莒文公不能誅敖得以自恣文公之惡亦可見矣不言所至者舉京師爲重也文八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

楚復彊也楚自城濮之敗不敢加兵于鄭今伐鄭者晉文既死中國不振故也文九年楚人伐鄭

楚子執宋公伐宋復貶稱人者二十年至此稱爵者以其棄義使椒再來修聘進之也椒楚大夫未命故不氏楚子使椒來聘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正也書者以見周室陵遲典禮錯亂秦人之不若也案四年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此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不及事也其言正者妾母稱夫人非正也妾母稱夫人自僖公始天子不能正而秦人能之故曰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晉自令狐之戰不出師者三年其厭戰之心亦可見也而秦不

顧人命見利而動又起此役夷狄之道也故曰秦伐晉以黜之文十年秦伐晉

案莊八年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自是入齊爲附庸此爲來奔齊所逼爾文十二年春正月郕伯來奔

二國之讎既易世矣二國之戰固可以已也而秦康晉靈猶尋舊怨殘民以逞是彰父之不德也故孔子自令狐之戰不復名其將帥秦人晉人戰于河曲

帥師而城畏莒故也鄆莒魯所爭者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孛彗之屬偏指曰彗光芒四出曰孛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

舍未踰年稱君者孔子疾亂臣賊子之甚嫌未踰年與成君異也故誅一公子商人爲萬世戒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單伯魯大夫子叔姬昭公夫人舍母也舍既遇弒魯使單伯視子叔姬故齊人執子叔姬單伯至此猶見者蓋其子孫世爾 齊人執子叔姬

毀泉臺惡勞民也築之勞毀之勞既築之又毀之可謂勞矣 文十六年毀泉臺

宋師敗績獲宋華元惡鄭公子歸生與楚比周既敗宋師又獲其帥可謂甚矣 宣二年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陳卽楚故晉趙盾衛孫免侵陳陳人請成 宣六年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仲遂雖卒猶當追正其罪宣公不能正仲遂之罪則當爲之廢繹何者君臣之恩未絕也 宣八年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敬謚嬴姓雨不克葬譏無備也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經言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是己丑之日喪既行而遇雨也且雨之遲久不可得而知設若浹日彌月其可停柩路次不行乎案禮平旦而葬日中而虞此言庚寅日中而克葬葬之無備可知也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

仲孫蔑公孫敖之孫宣九年仲孫蔑如京師

根牟微國內滅國曰取此年取根牟成六年取鄟襄十三年取邿是也秋取根牟

崔氏齊大夫言氏者起其世也東遷之後天子諸侯大夫皆世隱三年書尹氏譏天子大夫故此書崔氏譏諸侯大夫也宣十年齊崔氏出奔衛

此楚子殺陳夏徵舒也其言楚人者與楚討也陳夏徵舒弒其君天子不能誅諸侯不能討而楚人能之故孔子與楚討也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

楚子伐宋以其伐陳也宣十三年楚子伐宋

鄭與楚故宣十四年晉侯伐鄭

生殺之柄天子所持也是故春秋非天子不得專殺王札子人臣也王札子人臣殺召伯毛伯于朝定王不能禁專孰甚焉故曰王札子殺召伯毛伯以誅其惡宣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秋中之螽未息冬又生子重爲災冬蝝生

不書葬者貶之也吳楚僭極惡亚王法所誅故皆不書葬以貶之宣十八年楚子旅卒

臧孫許臧孫辰子 成元年盟于赤棘

王者至尊天下莫得而敵非茅戎可得敗也定王爾時無宜王之烈王師爲茅戎所敗惡之大者故孔子以王師自敗爲文所以存周也 王師敗績于茅戎

汶陽之田魯地也齊人侵之今魯從晉故復取之不言取之齊者明本非齊地 成二年取汶陽田

來歸者棄而來歸也 成五年杞叔姬來歸

蟲牢之盟鄭服也天王崩晉會諸侯同盟于蟲牢不顯甚矣 同盟于蟲牢

武宮者武公之宮也其毀已久宗廟有常故不言立此言二月辛巳立武宮非禮可知也 成六年立武宮

宣九年取根牟此年取鄟襄十三年取邿皆微國也取鄟

吳本子爵始見于經曰吳者惡其僭號也成七年吳伐郯

吳乘楚伐鄭故入州來州來微國吳入州來

汶陽之田齊所侵魯地也故二年用師于齊取之晉侯使韓穿來言歸之于齊非正也魯之土地天子所封非晉侯所得制也晉侯使歸之于齊是魯國之命制在晉也故曰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以惡之成八年韓穿來言汶陽之田

成雖即位八年非有勤王之績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濫賞也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林父七年奔晉其言自晉歸于衛者由晉侯而得歸也衛大夫由晉侯而得歸則衛國之事可知矣成十四年衛孫林父自晉

歸于衛

諸侯大夫不敢致吳子也吳子在鍾離故相與會吳于鍾離爾 成十五年會吳于鍾離

鄭與楚比周晉侯再假王命三合諸侯以討之而不能服鄭霸國不振可知也 成十七年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君之卿佐是爲股肱厲公不道一日而殺三卿此自禍之道也故列數之以著其惡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楚師侵宋所以救鄭也 襄元年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成公夫人 襄二年夫人姜氏薨

叔孫豹僑如弟 叔孫豹如宋

季氏四月城所食邑其專可知也 襄七年城費

公前年會諸侯于鄬不至者公自鄬朝晉也 襄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盜者微賤之稱盜一日而殺三卿故列數之惡鄭伯失刑政也 襄十年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大國三軍次國二軍魯以次國而作三軍亂聖王之制也 襄十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天子不親迎取后則三公逆之劉夏士也王后天下母使微者逆之可哉故曰劉夏逆王后于齊以著其惡 襄十五年劉夏逆王后于齊

晉平湨梁之會方退執莒子邾子以歸又不歸于京師非所以

宗諸侯也襄十六年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三年之中君臣加兵于魯者四齊之不道亦可知也襄十七年齊侯伐我北鄙

諸侯不序前目後凡也襄十九年諸侯盟于祝柯

諸侯土地受之天子不可取也言取惡內也取邾田自漷水

城西郛城武城懼齊也城武城

書畀我來奔惡內也惡鄉受邾叛人邑今又納邾叛人也故是年冬臧紇出奔邾亦受之襄二十三年邾畀我來奔

此欒盈以曲沃之甲入晉敗而奔曲沃也經言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者欒盈復入于晉犯君當誅曲沃大夫不可納也入于曲沃明曲沃大夫納之當坐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矣止也言救言矣惡不急救患也君命救晉豹畏齊廢命而止故曰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以惡之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孟莊子也仲孫速卒

不言其大夫者欒盈出奔楚當絕也稱人以殺從討賊辭晉人殺欒盈

羯仲孫速子孟孝伯也襄二十四年仲孫羯帥師侵齊

晉再合諸侯將伐齊齊人懼弒莊公以求成晉侯許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是也莊公復背澶淵之盟加兵晉衛信不道矣然齊人弒莊公以求成逆之大者晉不能討之以定齊國之亂曷以宗諸侯宜乎大夫日熾自是卒不可制也故先書崔

杼之弒以著其惡會于夷儀

獻公之奔齊也孫林父逐之甯喜弒剽以納獻公故林父懼入于戚以叛襄二十六年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先言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後言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者以見衎待弒而歸也案十四年衛侯衎出奔齊前年入于夷儀今喜弒剽四日而復歸于衛此待弒而歸可知也衛侯衎復歸于衛

稱君以殺世子甚之也宋公殺其世子痤

隱桓之際天子失道諸侯擅權宣成之間諸侯僭命大夫專國至宋之會則又甚矣何哉自宋之會諸侯日微天下之政皆大夫專持之也故二十九年城杞三十年會澶淵昭元年會虢諸侯莫有見者此天下之政皆大夫專持之可知也襄二十七年

會于宋

甯喜不以討賊辭書者獻公殺之不以其罪也衛殺其大夫甯喜

無氷時燠也襄二十八年春無氷

公畱于楚者七月襄二十九年夏五月公至自楚

共謚也內女不葬葬者皆非常也莊四年齊侯葬紀伯姬三十年葬紀叔姬此年叔弓如宋葬共姬是也襄三十年葬宋共姬

襄公太子未踰年之君也名者襄公未葬也不變不地降成君也襄三十一年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公不能以禮自重取困辱也昭二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待昭公反季孫之不若亦晉侯之惡也季孫宿如晉

陳哀公二子太子偃師次子畱公弟招與大夫過皆愛畱欲立

之哀公疾遂殺太子偃師以立之留庶孽也偃師冢嗣也招以叔父之親不顧宗社之重賊冢嗣以立庶孽致楚滅陳皆招之由也故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以甚招之惡也昭八年

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此公子招殺大夫公子過也其言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者不與公子招殺也故以陳人自討為文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十月壬午楚師滅陳此言葬陳哀公如不滅之辭者所以存陳也九年陳災同此葬陳哀公

此年無冬者脫也昭十年

般弒逆之人諸侯皆得殺之楚子名者楚子暴虐無道貪蔡土地不以弒君之罪殺般也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

申十有一月丁酉楚子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此梟虐無道貪蔡土地不得以討賊例當坐誘殺蔡侯般也昭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蒐春田也五月不時也時又有夫人之喪大蒐于比蒲

會于厥慭欲救蔡而不能也會于厥慭

先言歸者明比不與謀也後言弒者正比之罪也昭十三年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

大夫執則至至則名不稱氏前見也昭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宋衛陳鄭同日而災也宋衛陳鄭同日而災異之甚者昭十八年宋衛陳鄭災

鄭公孫會之邑也言自鄭出奔宋者以別從國都而去爾昭二

十年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衛侯之母兄而盜得殺之衛侯之無刑政也故曰盜殺衛侯之兄縶以著其惡 盜殺衛侯之兄縶

以天子之尊三月而葬此諸侯之不若也 昭二十二年葬景王

言王所以明當嗣之人也言子所以見未踰年之君也言猛所以別羣王之子也不崩不葬降成君也 王子猛卒

春秋之戰書敗者多矣未有諸侯之師略而不序者此六國之師略而不序者賤之也其言胡子髠沈子逞滅深惡二國之君不得其死皆以自滅爲文也 昭二十三年胡子髠沈子逞滅

內諱奔皆曰孫次于陽州者不得入于齊也 昭二十五年公孫于齊

齊侯取鄆以處公也不言處公者明年公至自齊居于鄆此處公可知也齊侯取鄆

居于鄆者公為意如所拒不得入于魯也昭二十六年公至自齊居于鄆

謀納公而不能也盟于鄟陵

公前年如齊者再皆不見禮故如晉其言次于乾侯者不得入于晉也公既不見禮于齊又不得入于晉其窮辱如此昭二十八年公如晉次于乾侯

季孫意如逐君之賊也晉侯不能討而戮之既使荀躒會意如于適歷又使荀躒唁公于乾侯何所為哉此晉侯之惡亦可見矣昭三十一年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周自天子言之則曰王城成周諸侯言之則曰京師 昭三十二年城成周

不書正月者定公未立不與季氏承其正朔也是時季氏專國昭公薨于乾侯及歲之交定又未立故略不書焉所以黜強臣而存公室也 定元年春王

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執況大夫乎宋仲幾會城成周韓不信陪臣也非天子命執仲幾于天子之側甚矣故曰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以疾之 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其言雉門及兩觀災者雉門與兩觀俱災也雉門兩觀天子之制 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

蔡人病楚使告于晉故晉合諸侯于此此救蔡伐楚也然諸侯

不振使救蔡伐楚之功歸于强吳冬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是也定四年春侵楚

蔡公孫姓帥師滅沈沈與楚故也以沈子嘉歸殺之公孫姓之罪不容誅也滅沈

以者乞師而用之也晉合十八國之君不能救蔡伐楚吳能救之伐之此吳晉之事强弱之勢較然可見也故自是諸侯小大皆宗于吳冬戰于柏舉

晉師救我故公會于瓦定八年公會晉師于瓦

不曰盜歸寳玉大弓者盜微賤不可再見也定九年得寳玉大弓

郈叛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之郈不服故二卿秋再圍定十年圍郈

天子祭社稷宗廟有與諸侯共福之禮此謂助祭諸侯也魯未嘗助祭天王使石尙來歸脤非禮也定十四年天王使石尙來歸脤

雨不克葬譏不能葬也葬不爲雨止戊午日下昃乃克葬言無備之甚也定十五年雨不克葬

夏四月衛靈公卒衛人立輒輒者蒯聵之子也故晉趙鞅帥師納蒯聵于戚其言于戚者爲輒所拒不得入于衛也案定十四年衛世子蒯聵出奔宋靈公既卒輒又已立猶稱曩日之世子蒯聵當嗣惡輒貪國叛父逆亂人理以滅天性孔子正其名而書之也哀二年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閏月喪事不數葬齊景公非禮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書閏者

惟文六年不告月此年葬齊景公兩皆譏其變常也且三年之喪練祥各有其月此非禮可知 哀五年閏月葬齊景公

吳伐我以邾子益來故也直曰伐我者兵加于都城也 哀八年吳伐我

田者井田也賦者財賦也宣公奢泰始什二而稅至于哀公則又甚焉哀公不道既什二而稅其田又什二而斂其財故曰用田賦言用田以爲財賦之率也 哀十二年春用田賦

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也爲異之甚 冬十有二月螽

報雍丘之師也二國覆師以相償報其惡如此 哀十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吳子方會越乘其無備而入之也 於越入吳

光芒四出曰孛不言所在之次者見于旦也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昭十七年有星孛入于大辰此不言所在之次者見于旦可知也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雎陽子集補

孔子而下稱大儒者曰孟軻荀卿楊雄至于董仲舒則忽而不舉何哉仲舒對策推明孔子抑黜百家諸不在六藝之科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斯可謂盡心于聖人之道者也暴秦之後聖道晦而復明者仲舒之力董仲舒

史固稱漢孝元少而好儒及即位登用儒生委之以政故貢薛之徒迭爲宰相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噫昔宣帝嘗怒元帝言用儒生將亂其家者也亦不思之甚矣向使

元帝能納蕭望之劉更生之謀安有衰滅蓋用儒而不能委之以政爾 書漢元帝贊後

國家踵隋唐之制專以詞賦取人故天下之士皆致力于聲病對偶之間探索聖賢之閫奧者百無一二而非挺然特出不徇世俗之士孰克舍彼而取此

專守王弼韓康伯之說而求于大易吾未見其能盡于大易也專守左氏公羊穀梁杜何范氏之說而求于春秋吾未見其能盡于春秋也專守毛萇鄭康成之說而求于詩吾未見其能盡于詩也專守孔氏之說而求于書吾未見其能盡于書也 以上與范天章書

文者道之用也道者教之本也故必得之于心而後成之于言

自漢至唐以文垂世者衆矣然多楊墨佛老虛無報應之事沈謝徐庾妖豔邪侈之辭始終仁義不悖不雜者惟董仲舒楊雄王通韓愈與張洞書

傳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噫仁義不行禮樂不作儒者之辱與夫仁義禮樂治世之本也王道所由興人倫所由正扣其本知則何所爲噫儒者之辱始于戰國楊墨亂之于前申韓雜之于後漢魏而下則又甚焉佛老之徒橫于中國彼以死生禍福虛無報應爲事千萬其端紿我生民絕滅仁義屏棄禮樂以塗塞天下之耳目天下之人愚衆賢寡懼其死生禍福報應人之若彼也莫不爭奉而競趨之觀其相與爲羣紛紛擾擾周乎天下于是其教與儒齊驅

並駕峙而爲三吁可怪也去君臣之禮絕父子之戚滅夫婦之義儒者不以仁義禮樂爲心則已若以爲心得不鳴鼓而攻之乎凡今之人與人爭詈小有所不勝佝以爲辱矧以夷狄諸子之法亂我聖人之教其爲辱也大矣噫聖人不生怪亂不平章甫其冠逢掖其衣不知其辱反從而尊之得不爲罪人乎由漢魏而下千餘歲其源流旣深其本支旣固不得其位不剪其類其將奈何其將奈何 儒辱

附錄

先生退居泰山之陽枯槁憔悴鬚眉皓白故相李文定迪守兖見之歎曰先生年五十一室獨居誰事左右不幸風雨飲食生疾奈何吾弟之女甚賢可以奉箕帚先生固辭文定曰吾女不

妻先生不過一官人妻先生德高天下幸壻李氏榮貴莫大于此先生曰宰相女不以妻公侯貴戚而固以嫁山谷衰老藜藿不充之人相國之賢古無有也予安敢不承其女亦甘淡泊事先生盡禮當時士大夫莫不賢之　澠水燕談

范文正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者索遊上謁文正贈錢一千明年孫生復過睢陽謁文正又贈一千因問何爲汲汲于道路生戚然動色曰母老無以爲養若日得百錢甘旨足矣文正曰吾觀子辭氣非乞客也二年僕僕所得幾何而廢學多矣吾今補子學職月可得三千以供養子能安于學乎生大喜于是授以春秋而孫生篤學不舍晝夜明年文正去睢陽孫生亦辭歸後十年聞泰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學者道德高邁朝

廷召至乃昔日索遊孫秀才也楊公筆錄

祖望謹案此段稍可疑宜再考先生壻于李文定公時年已五十矣疑其稍長于范文正公未必反受春秋于文正也梓材案泰山以淳化三年壬辰生文正以端拱二年己丑生實長于泰山三歲且本傳言文正實爲先生入國子則此所云朝廷召至文正乃知之者不已謬乎

歐陽文忠曰先生治春秋不惑傳注不爲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于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于經之本義爲多補

王得臣曰泰山著春秋尊王發微以爲凡經所書皆變古亂常則書故曰春秋無褒蓋與穀梁子所謂常事不書之義同補

朱子曰近時言春秋皆計較利害大義卻不曾見如唐之陸淳本朝孫明復之徒雖未能深于聖經然觀其推言治道凜凜然可畏終得聖人意思。補

百家謹案石徂徠泰山書院記自周以上觀之賢人之達者臯陶傅說伊尹呂望召公畢公是也自周以下觀之賢人之窮者孟子楊子文中子韓吏部是也然較其功業德行窮不易達吏部後三百年賢人之窮者又有泰山先生孟子楊子文中子吏部皆以其道授弟子既授弟子復傳之于書其書大行其道大耀先生亦以其道授弟子既授弟子亦將傳之于書將使其書大行其道大耀乃于泰山之陽起學舍講堂聚先聖之書滿屋與羣弟子而居之當

時從遊之貴者孟子則有梁惠王齊宣王滕文公之屬楊則有劉歆桓譚之屬文中子則有越公之屬吏部則有裴晉公鄭相國張僕射之屬門人之高第者孟則有萬章公孫丑樂正克之徒楊則有侯芭劉棻之徒文中子則有董常程元薛收李靖杜如晦房魏之徒吏部則有李觀李翺李漢張籍皇甫湜之徒今先生從遊之貴者故王沂公蔡貳卿李泰州孔中丞今李丞相范經略明子京張安道士熙道祖擇之門人之高第者石介劉牧姜潛張洞李緼足以相望于千百年之閒矣孰謂先生窮乎大哉聖賢之道無屯泰孟子楊子文中子吏部皆屯于無位與小官而孟子泰于七篇楊子泰于法言太元文中子泰于續經中說

吏部泰于原道論佛骨表十餘萬言先生嘗以爲盡孔子之心者大易盡孔子之用者春秋是二大經聖人之極筆也治世之大法也故作易說六十四篇春秋尊王發微十二篇疑四凶之不去十六相之不舉故作堯權防後世之篡奪諸侯之僭偪故作舜制辨注家之誤正世子之名故作正名解美出處之得明傳嗣之嫡故作四皓論先生述作上宗周孔下擬韓孟是亦爲泰先生孰少之哉介樂先生之道大先生之爲請以此說刊之石陷于講堂之西壁又祖徠與祖擇之書云自周以上觀之聖人之窮者惟孔子自周以下觀之賢人之窮者惟泰山明復先生今先生之書不可盡見但以祖徠之學問而爲其尊戴如此即可

以知先生矣嗟乎師道之難言也視學問重則其視師也必尊視學問輕則其視師也自忽故廬陵之志先生墓曰魯多學者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孔給事道輔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屨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魯人旣素高此兩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嗟歎之嗚呼觀于徂徠事師之嚴雖不見先生之書不可以知先生之道之尊哉

泰山學侶

文昭胡安定先生瑗 别爲安定學案

泰山同調

評事士熙道先生建中

主簿劉子望先生顏並爲士劉諸儒學案

泰山門人

直講石徂徠先生介

石介字守道奉符人第進士歷鄆州南京推官篤學有志尙樂善疾惡喜聲名遇事奮然敢爲以論赦書罷爲鎭南掌書記代父丙遠官爲嘉州軍事判官丁父母艱垢面跣足躬耕徂徠山下葬不葬者七十喪以易教授其徒魯人稱徂徠先生入爲國子監直講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學者從之甚衆嘗患文章之弊佛老爲蠹著怪說三篇及中國論言去此三者乃可以有爲又著唐鑑以戒姦臣宦官宮女指切當時無所忌諱慶歷三年呂

夷簡罷相夏竦罷樞密使而杜公衍章公得象晏公殊賈公昌朝范公仲淹富公弼韓公琦同時執政歐陽公脩余公靖王公素蔡公襄並爲諫官先生喜曰此盛事也乃作慶歷聖德詩略曰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脫衆賢指杜等大奸斥竦也泰山見之曰子禍始此矣先生不自安求出判濮州未赴卒于家年四十一會孔直溫謀畔搜其家得先生書夏竦欲因以修報復且中傷杜公等因言介詐死北走契丹請發棺以驗詔下時杜公在兗以語官屬龔鼎臣願以闔族保介必死提點刑獄呂居簡亦曰介果走孥戮非酷不然國家無故剖人冢墓何以示後世且介死必有親屬門生會葬苟召問無異亦足應詔于是衆數百同保乃免斲棺子弟羈管他州亦得還先生

家故貧妻子不免凍餒富韓二公共買田以贍養之有徂徠集行于世

雲濠案徂徠集三十卷謝山學案劄記徂徠易解五卷陳直齋日所解止六十四卦亦無大發明

梓材謹案宋史范忠宣傳云仲淹門下多賢士如胡瑗孫復石介李覯之徒純仁皆與從遊知胡孫石李四先生皆在文正門下而先生與盱江輩行較後于安定泰山則列之文正門人可也

春秋說

稱人者貶也而人不必皆貶微者亦稱人稱爵者褒也而爵未必純褒譏者亦稱爵繼故不書即位而桓宣則書即位妾母不稱夫人而成風則稱夫人失地之君名而衛侯奔楚則不名未踰年之君稱子而鄭伯伐許則不稱子會盟先主會者而瓦屋之盟則先宋征伐首主兵者而甗之師則後齊母弟一也而或稱之以見其惡或沒之以著其罪天王一也或稱天以著其失

或去天以示其非

春秋爲無王而作孰謂隱爲賢且讓而始之哉 以上總論

子叔姬先書被執次書來歸非邾杞之比夫商人弑君自立又虐其國君之母天子不能討諸侯不能伐季孫行父再如晉諸侯爲是盟于扈皆無能爲而退徒得單伯之至子叔姬之歸而已而興兵以侵魯者未已也于以見晉霸之不競也于以見諸侯之有弑君者而莫之討也于以見齊之橫而魯之弱也 文十四年齊人執子叔姬

翬弑隱公遂弑子赤桓公之立逆女使翬宣公之立逆女使遂斯二人者在國以爲賊而桓宣以爲忠也故終桓宣之世翬遂皆稱公子無異詞 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

禮有重輕先後之不同以祭視繹則祭爲重而繹爲輕以繹視卿佐之喪則繹爲輕而卿佐之喪爲重有國者當圖其稱也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內取外邑皆曰取如取郜取防取訾婁外歸魯地皆曰歸如濟西龜陰及讙闡汶陽田魯地也齊人以歸于我當曰歸今而曰取者蓋因晉力而取之也歸者其意也取者我也非其志也于後齊復事晉故八年使韓穿來言歸之于齊然此年齊歸我田書曰取八年齊取我田乃曰歸者取之自晉歸之自晉以見魯國之命制于晉而已故雖我田也而不得偃然有之其猶寄爾故齊歸我田書曰取猶若取之于外者齊取我田書曰歸猶若齊之所有也 成二年取汶陽田

公之此行內有僑如之患外不見于霸主故危而致之成十六年公至自會

不書及內之也鄭有國而私屬于晉晉之私屬鄭也皆不臣之著也襄五年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成九年爲蒲之會將以合吳而吳不至故十五年諸侯之大夫會之于鍾離前三年悼公盟雞澤使荀會逆吳子而又不至故此年使晉先會之于善道凡此皆往會之也至秋戚之會序吳于列而不復殊者因來會也凡序吳者來會我也殊吳者往會之也襄五年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日食之變起于交也有雖交而不食者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日食三十六有頻交而食者此年及二十四年三年之內連月

而食者再也諸儒以爲歷無此法或傳寫之誤然漢之時亦有頻食者高帝三年及文帝前三年十月晦十一月晦是也天道至遠不可得而知後世執推步之術案交會之度而求之亦已難矣襄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祖徠文集

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萬世常行不可易之道也佛老以妖妄怪誕之教壞亂之楊億以淫巧浮僞之言破碎之怪說

慈溪黃氏曰徂徠先生學正識卓闢邪說衛正道上繼韓子以達于孟子眞百世之師也楊億不過文詞浮靡其害本不至與佛老等而亦闢之峻如此蓋宋興八十年浮靡之習方

開爲所怪也使先生生乎今之世見託儒者之名售佛老之說者闢之又當何如哉

狗當吾戶貓捕吾鼠雞知天時有功于人食人之食可矣彼素餐尸祿將狗貓雞之不若乎責素餐

天地間必然無有者有三無神仙無黃金術無佛大凡窮天下而奉之者一人也莫貴于一人天地兩間苟所有者求之莫不得也秦始皇求爲仙漢武帝求爲黃金梁武帝求爲佛勤亦至矣而始皇遊死梁武餓死漢武鑄黃金不成吾故知三者之必無也辨惑

鄭康成注文王世子云文王以憂勤損壽之說大非也文王享年九十有七豈爲損壽乎夫憂勤天下者聖人之心也安樂一

身者匹夫之情也後世人君皆耽于逸樂壽命不長康成之罪也憂勤非損壽論

辱書謂士熙道言天人有感應爲失至乃謂人自人天自天天人不相與斷然以行乎大中之道行之則有福異之則有禍非有感應也夫能行大中之道則是爲善善降之福是人以善感天天以福應善人不能行大中之道則是爲惡惡則降之禍是人以惡感天天以禍應惡也此所謂感應者也而曰非感應吾所未達也人亦天天亦人天人相去其間不容髮但天陰隲下人不如國家昭昭然設爵賞刑罰以示人善惡書曰天工人其代之易曰兼三才而兩之文中子曰三才之道不相離又乾卦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楊雄曰天辟乎上地辟乎下

人辟乎中天人果不相與乎厥道通天地人者故言人必言天言天必言人文中子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元經其以人事終乎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故君子備之言人而遺乎天言天而遺乎人未盡天人之道也與范奉禮書○以上黎洲原本

攘臂欲操萬丈戈力與熙道攻浮譌上孫先生書

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人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功今元昊猖狂亦非常也求非常之事立非常之功莫若閤下然建大廈者非一材維泰山者非一繩上韓密學經略書

日月天之目御史天子之目上李雜端書

合天下之公也雖其親暱人不謂之私用一人之私也雖其疏遠人不謂之公上王沂公書

昔郭代公爲太學生家信至寄錢四十萬爲學糧有縗服叩門云五代未葬代公卽命以車一時載去略無留者亦不問姓氏代公其年絕糧不能成舉柳河東布衣時坐酒肆中有書生在其側言貧無以葬柳卽搜于其家得白金百餘兩錢數萬遺之故代公富貴功業光隆于唐河東文章聲名照映本朝上王狀元書乞助改葬石氏七十喪

生幸而值如孔子孟軻者同其時居幸而遭如孔子孟軻者同其里則是坐遇孔孟親見聖賢不隔數千百年得其人而師之不走萬數千里獲其師而學之也上孫少傅書

頻見僕所爲文僕文字實不足動人然僕之心能專正道不敢跬步叛去聖人其文則無悖理害教者斯亦鄙夫歷歷然有一

節之長也書中又言僕書字怪且異古亦無今亦無爲天下非之此誠僕之病也此爲之不能也然孔叔謂我特異于人似不知我也僕誠亦有自異于衆者則非孔叔之所謂也今天下爲佛老其徒讙讙乎聲附合響應僕獨挺然自持吾聖人之道今天下爲楊億其衆嘵嘵乎口一唱百和僕獨確然自守吾聖人之經玆是僕有異乎衆者然亦非特爲取高于人道適當然也

答歐陽孔叔書

爲文之道如日行有道月行有次星行有躔水出有源亦歸于海

與張秀才書

成章韶夏至樂也不奏于夔牙之府而奏于鄙俚惡能審其聲而知其音也飛兔騕褭逸足也不騁于王樂之前而騖于市人

惡能審其駿而知其良也今天下大道榛塞吾常思得韓孟大賢人出爲芟去其荊棘逐去其狐貍道大闢而無荒穢往年官在汝上始得士熙道今春來南郡又逢孫明復韓孟茲遂生矣 與裴員外書

夷王下堂亂是以作宣公稅畝亂是以作秦開阡陌亂是以作秦襄王太后臨軒亂是以作秦始皇罷封建置郡縣亂是以作秦漢美人之號凡四十等亂是以作漢武帝數宴後宮奏請多以宦官主之亂是以作不反其始其亂不止 原亂

孔子爲聖人之至吏部爲賢人之卓孔子之易春秋自聖人來未有也吏部原道原仁原毀行難禹問佛骨表諍臣論自諸子以來未有也嗚呼至矣 尊韓

道大壞由一人存之天下國家大亂由一人扶之古言大廈將顚非一木所支是棄道而忘天下國家也顚而不支坐而視其顚斯亦爲不智者矣曰見可而進量力而動其全身苟生者歟救說

天地之治曰禍福君之治曰刑賞皆隨其善惡而散布之夫人不達天地君之治硜硜焉守小慈蹈小仁不肯去一奸人刑一有罪皆曰存陰德其大旨謂不殺一人不傷一物則天地神明之所祐也且天地能覆載而不能明示禍福于人樹之以君任其刑賞人君能刑賞而不能親行黜陟于下任之以臣佐其威權違天地君而曰存陰德禍斯及矣陰德論○以上黃氏補本

附錄

守道爲舉子時寓學于南都其固窮苦學世無比者王寶聞其窮約因會客以盤餐遺之后謝曰甘脆者亦介之願也但日饗之則可若止一餐則明日無繼朝饗膏粱暮厭粗糲人之常情也介所以不敢當賜便以食還王益重之倦遊錄

景祐二年錄五代及諸國後時辟先生御史臺主簿未至論不當求諸僞國後坐罷歐陽文忠貽書責杜祁公曰主簿于臺中非言事官介足未履臺門之閾已用言事罷可謂正直剛明不畏避矣度介之才不止爲主簿直可爲御史也介斥而他舉亦必擇賢賢者固好辯如此必得愚暗懦默者而止杜不能用史

歐陽公誌其墓曰先生非隱者也其仕嘗位于朝矣魯之人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以爲徂徠魯之望先生魯人之所尊故因其

所居之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徂徠先生其遇事發憤作爲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世俗頗駭其言由是謗議喧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必擠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軻矣

呂氏家塾記曰天聖以來穆伯長尹師魯蘇子美歐陽永叔始創爲古文以變西崑體學者翕然從之其有爲楊劉體者守道尤嫉之以爲孔門之大害作怪說三篇以排佛老及楊億于是新進後學不敢爲楊劉體亦不敢談佛老

杜默曰夏英公因慶歷詩之斥已恨先生刺骨因先生有奏記富文忠公責以行伊周之事欲因是以傾文忠及范文正等乃

使女奴陰習先生成書改伊周爲伊霍又僞作先生爲富撰廢立詔草飛語上聞富范大懼適聞契丹伐夏遂請行邊既得命過鄭州見呂公夷簡呂公問何事遽出范對以經略兩路事畢即還呂曰君此行正蹈危機豈得復入若欲經制西事莫若在朝爲便范公愕然八月以富公爲河北宣撫使富范既去朝攻者益急帝心不能無疑矣先生亦不自安乃請外得濮州通判李端叔姑溪集曰初夏竦在樞府深怨石介之譏己必欲報之滁州狂人孔直溫謀反伏誅搜其家得石介書時介已死竦爲宣徽南院使言介詐死乃富弼遣介結契丹起兵期以一路兵爲內應請發介棺驗之詔下兖州時知兖者爲杜衍語僚屬莫敢答掌書記龔鼎臣願以闔族保介必死提刑呂居簡亦言無

故發棺何以示後具狀上之始獲免

孫氏鴻慶居士集曰夏竦旣譏先生于仁宗謂介不死北走契丹幸呂居簡爲京東轉運使具狀保于中使仁宗始悟竦之譖及竦之死仁宗將往澆奠吳奎言于帝曰夏竦多詐今亦死矣仁宗憮然至其家澆奠畢躊躇久之命大閹去竦面幕而視之世謂剖棺之與去面幕其爲人主之疑一也亦所謂報應者邪

以上梨洲原本

葉水心習學記言曰救時莫如養力辨道莫如平氣石介以其忿嫉不忍之意發于褊蕩太過之詞激猶可與爲善者之心堅已陷于邪者之敵讐而攻之故回挽無毫髮而傷敗積邱陵衰哉然自學者言之則見善明立志果殉道重視身輕自謂大過

上六當其任則其節有足取也補○梓材案謝山學案劄記殘句有攻過不如養德六字未知何人之說與水心此條首二語相類姑附識于此

謝山讀徂徠集曰徂徠先生嚴氣正性允爲泰山第一高座獨其析理有未精者其論學統則曰不作符命自投于閣以美楊雄而不難改竄漢書之言以諱其醜其論治統則曰五代大壞瀛王救之以美馮道而竟忘其長樂老人之謬夫欲崇節誼而乃有取于斯二人者一言以爲不知其斯之謂與

忠烈文先生彥博 附師史炤

文彥博字寬夫介休人少與張昪高若訥從潁昌史炤學炤母異之曰貴人也待之甚厚第進士官至同平章事封潞國公神

宗朝累拜太尉請老以太師致仕居洛陽元祐初司馬溫公薦先生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輔宣仁后命平章軍國重事居五年復致仕紹聖初章惇秉政言者論先生朋附溫公詆毀先烈降太子少保卒年九十二先生歷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平居接物謙下尊德樂善如恐不及其在洛也洛人邵康節及程明道兄弟皆以道自重賓接之如布衣交崇寧中預元祐黨籍後特命出籍追復太師諡曰忠烈 參史傳

梓材謹案王定國聞見近錄以先生兄弟為泰山門人則潁昌史氏特其幼學師也

附錄

呂氏雜志曰凡與交遊書其父祖知名于世者須避其名諱文潞公與故舊款接一坐未嘗犯其父諱

梓材謹案此條自滎陽學案梨洲原本移入

運判劉長民先生牧

劉牧字先之號長民衢之西安人年十六舉進士不第曰有司豈枉我哉乃買書閉戶治之及再舉遂爲舉首調州軍事推官與州將爭公事爲所擠幾不免及後將范文正公至先生大喜曰此吾師也遂以爲師文正亦數稱先生勉以實學因得從學于泰山之門歲終將舉京官先生以讓其同官有親而老者文正歎息許之曰吾不可以不成君之美及文正撫河東舉先生可治劇于是爲兗州觀察推官改大理寺丞知大名府先是多盜先生即用其黨推逐有發輒得後遂無爲盜者有詔集其强壯剌其手爲義勇多惶怖不知所爲相率欲亡走先生諭以詔

意爲言利害皆就刺欣然曰劉君不我欺也通判建州富文忠公以樞密副使使河北奏掌機宜文字保州兵士爲亂文忠使撫視先生自長垣三日抵其城下定之會文忠罷去乃之建州連丁内外艱服除通判廬州朝廷弛茶榷使江西議均其稅奏事得請人皆便之除廣南西路轉運判官修險阨募丁壯以減戍卒徙倉便輸考攝官功次絕其行賕居二年凡利害無不興廢者乃移荆湖北路至逾月卒家貧無以爲喪自棺槨諸物皆荆南士人爲具先生既優于學復優于才又爲范富二公所知一時士大夫爭譽之先生亦慨然自以爲當得意已而屯邅流落抑沒于庸人之中幾老矣乃稍出爲世用若將以有爲也而卽死揄材者爲之悵然先生又受易學于范諤昌諤昌本于許

堅堅本于种放實與康節同所自出其門人則吳祕黃黎獻也祕上其書于朝黎獻序之卦德通論一卷鉤隱圖三卷雲濠案謝山學案劄記云劉長民易解十五卷又案宋志稱先生新注周易十一卷圖一卷晁公武讀書志作圖三卷則宋志誤也其注今不傳圖在道藏洞真部靈圖類通志堂刊行于世先儒遺論九事一卷

忠宣范堯夫先生純仁 別見高平學案

侍講呂原明先生希哲 別為滎陽學案

學士朱先生光庭 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進士張先生洞

張洞字明遠任城人第進士石徂徠嘗有書與先生曰明遠始受業于劉子望又傳道于泰山孫先生得春秋最精近見所為論十數篇甚善黜三家之異同而獨會于經子固以拳拳服膺

矣明遠纔三十二歲已能斬根荄而舉菁英出紅塵而摩蒼旻討尋不倦智識日通異日于春秋其將爲諸子師明遠勉之又有與韓密學書內云泰山布衣孫明復沛縣布衣梁遜太平布衣姜潛任城布衣張洞皆有文武材略仁義忠勇籌策謀略可應大任今過寇內侮苟得四人實有以助成閤下之功

百家謹案宋史有張洞列傳字仲通祥符人官至工部郎中別是一人

縣令姜至之先生潛

姜潛字至之奉符人從泰山學春秋亦從徂徠累薦爲國子直講韓王宮伴讀調宗正允弼吏引趨庭不荅呼馬欲去遂以客禮見神宗聞其賢召對延和殿訪以治道對曰有堯舜二典在

顧陛下教之之道何如知陳留縣數月條例司核祥符佐散青苗先生知不免移疾去縣人詣府請留之不得宋史傳列之隱逸非也先生不喜人作詩嘗曰損心氣招悔吝亦名言也修

龍學祖先生無擇

祖無擇字擇之上蔡人進士高第歷直集賢院時封孔子後爲文宣公先生言前代所封曰宗聖曰奉聖曰崇聖曰恭聖曰褒聖唐開元中尊孔子爲文宣王遂以祖謚而加後嗣非禮也于是議改衍聖出知袁州首建學宮置生徒郡國絃誦之風由此始盛歷龍圖閣學士知鄭杭二州神宗立進銀臺司與王安石同知制誥安石嘗辭潤筆物置院梁上及憂去先生用爲公費安石惡之諷監司求先生罪逮治無貪狀謫忠正軍節度副使

尋復光祿卿祕書監集賢院學士主管西京御史臺移知信陽軍卒先生少從學于泰山及死蒐輯遺文以傳以言語政事爲名卿有文集若干卷行世雲濠案先生遺文初名塡斗集諸家書目並稱爲龍學文集共十六卷

百家謹案史載無擇與王安石同知制誥安石嘗辭潤筆置諸院梁上安石憂去無擇用爲公費安石聞而惡之及無擇知杭州安石得政乃諷監司求無擇罪知明州苗振以貪聞御史王子韶使兩浙廉其狀事連無擇子韶小人也請內侍逮赴秀州獄獄成無貪狀但得其貸官錢接部民坐及乘船過制而已遂謫忠正軍節度副使案邵氏聞見錄擇之知杭州王介甫以前事恨之密諭監司求擇之罪監司承風旨以贓濫聞于朝廷遣御史王子韶按治擿

擇之下獄鍛鍊無所得坐送賓客酒三百小瓶責節度副使安置同時有知明州光祿卿苗振監司亦因覩望發其贓罪朝廷遣崇文院校書張載按治載字子厚所謂橫渠先生者悉平反之罪止罰金其幸不幸有若此也先生所坐與史旣異而苗振之事與先生初不相涉乃以按治苗振俱屬之王子部皆非實也先遣獻曰擇之學文于穆伯長爲有宋古文之始今所傳雖少亦可以見其師法也

饒淩雲先生子儀

饒子儀字元禮臨川人從秦山及胡安定受經親沒不事科舉楊傑授以星歷諸書莫不洞究結廬淩雲名曰蓀光杜門著書臨江守王說欲迎致軍學郡守劉公臣曰吾州有士如此令他

之可乎乃迎還躬率諸生聽講說崇寧初詔舉懷才抱藝養素邛園之士郡以先生應詔所著編年史要陳忠肅瓘爲之序謂其事核旨察有補于聖經又有周易論語解及詩文集

縣尉李先生縕 附曹起

李縕字仲淵邛州人龍圖閣學士絢之弟舉進士調兖州奉符縣尉同門姜潛居于奉符之太平鎮某年六月七日夜大水至潛幾不免先生爲借縣弓手營救之上官以私役人撲罪徂徠爲作朋友解略云縕與潛友義甚厚潛之患難不細縕不足爲有勢力可以庇潛而操本縣尉權略足以施于潛尚更退顧其身不爲潛致毫髮力恐宴安坐視此誠禽獸所不爲也東家火西家焦髮爛額爲撲滅赤子入井路人下乘弛擔匍匐走救之

潛之水甚于東家火也潛之將至于死猶赤子之入井也緼少被仲兄故龍圖之教長師泰山孫明復先生及親慕士建中而交石介識周公孔子之道知仁義忠信且與潛交厚乃不如禽獸乎乃不如西家路人乎又有上范經略書內有云負罪而有才者二人前兗州奉符縣尉李緼宿州臨渙縣令曹起皆進士策名起亦事劉子望緼亦事孫明復能知聖人之道樂昭名節好履仁義守一官能勤且廉善養民繩吏人頗受其福又皆有才負志節慕忠義知兵習戰屢稱之不一焉

通議莫先生說

莫說邵武人也以窮經為務自閩陬數千里外裹糧跰足至京師從泰山遊已而從徂徠遊講明道學歸家不復求仕以子表

深貴贈官通議大夫補

正字朱樂圃先生長文

朱長文字伯原吳縣人稱樂圃先生嘉祐進士累陞祕書省正字兼樞密院編修文字傷足不果仕以著書立言爲事從泰山學春秋得發微深旨作通志二十卷書有贊詩有說易有意禮有中庸解樂有琴臺志蓋自成一家書也從黃氏補本錄入

徂徠學侶

忠宣范堯夫先生純仁別見高平學案

侍講呂原明先生希哲別爲滎陽學案

徂徠門人泰山再傳

縣令姜至之先生潛見上泰山門人

轉運馬先生默

馬默字處厚成武人家貧徒走詣徂徠從石先生學登進士第知須城縣爲張守方平所知後薦爲監察御史裏行遇事輒言無顧張傲之日得無累舉者乎先生曰辱知之深所以報也除知登州更定配島法改廣西轉運使上平蠻方略溫公爲相問復鄉差衙前法如何先生曰不可如常平自漢爲良法豈宜盡廢去其害民者可也後以坐附溫公落職致仕補

處士何安逸先生羣

何羣字通夫西充人嗜古學喜激揚論議雖業進士非其好也慶歷中徂徠在太學四方諸生來學者數千人先生亦自蜀至方講官會諸生講徂徠曰生等知何羣乎羣日思爲仁義而已

不知饑寒之切己也衆皆注仰之徂徠因館先生于其家使弟子推以爲學長先生愈自刻厲著書數十篇與人言未嘗下意曲從同舍目先生爲白衣御史先生嘗言今之士語言脫易舉止惰肆者其衣冠不如古之嚴也因請復古衣冠又上書言三代取士皆舉于鄉里而先行義後世專以文辭就文辭中害道者莫甚于賦請罷去徂徠贊美其說會諫官御史亦言以賦取士無益治道下兩制議皆以爲進士科始隋歷唐數百年將相多出此不爲不得入且祖宗行之已久不可廢也先生聞其說不行乃慟哭取平生所爲賦八百餘篇焚之講官視先生賦既多且工以爲不情絀出太學先生徑歸遂不復舉進士嘉祐中龍圖閣直學士何剡表其行義賜號安逸處士先生既卒趙清

獻守益州奏先生遺稿有益將政願詔果州錄上之云非若茂陵書起天子侈心也寢不下參史傳

通議蘇先生說見上秦山門人

蘇先生唐詢

蘇唐詢者從祖徠受易其告歸也祖徠嘗有詩贈之曰纍政經年絕書猶盡日尋讀之可以想見其篤行

杜先生默

杜默字師雄徂徠稱其詩可與石曼卿並稱

徐先生遁

徐遁未悉爵里

梓材謹案歐陽子爲徂徠墓誌云將葬其子師訥與其門人姜潛杜默徐遁等請銘是先生爲徂徠弟子之證

高先生拱辰

高拱辰者徂徠先生壻也徂徠嘗有詩望以韓退之之有李漢云

趙先生狩

趙狩受業徂徠與士建中後受業于泰山忽與方士遊學養生術徂徠作可嗟貢之

孟先生宗儒

孟宗儒本道士從徂徠受春秋遂棄其巾服乞爲儒徂徠更名之曰宗儒

百家謹案十七史以來止有儒林至宋史別立道學一門在儒林之前以處周程張邵朱張及程朱門人數人以示

隆也于是世之談學者動云周程張朱而諸儒在所忽矣先遺獻曰以鄒魯之盛司馬遷但言孔子世家孔子弟子列傳孟子列傳而已未嘗施道學之名也儒林亦爲傳經而設以處夫不及爲弟子者猶之傳孔子之弟子也歷代因之亦是此意周程諸子道德雖盛以視孔子則猶然在弟子之列入之儒林正爲允當今無故而出之爲道學在周程未必加重而于大一統之義乖矣道天地人曰儒以魯國而止儒一人儒之名目原自不輕儒者成德之名猶之曰賢也聖也道學者以道爲學未成乎名也猶之曰志于道志道可以爲名乎欲重而反輕稱名而背義此元人之陋也且此傳以周程張朱而設以門人附之程氏門

人朱子最取呂與叔以爲高于諸公朱氏門人以蔡西山爲第一皆不與焉其錯亂乖繆無識如此遂後性理諸書俱宗宋史言宋儒者必冠濂溪不復思夫有安定泰山之在前也百家案先文潔曰本朝理學實自胡安定孫泰山石徂徠三先生始朱文公亦云伊川有不忘三先生之語卽攷諸先儒亦不謬也

長民門人

黃先生黎獻

黃黎獻者受長民易所著有續鉤隱圖一卷略例義一卷室中記師隱訣一卷

提刑吳先生祕

吳祕字君謨甌寧人景祐元年登第歷侍御史知諫院以言事出知濠州提點京東路刑獄乞閒除守同安所著有周易通神一卷今世所稱長民周易新注十卷蓋合黎獻之三卷及先生通神一卷皆在其內其記師說一卷指歸一卷精微一卷又不知何人所作蓋亦其門人之筆也其後有徐庸

祖望謹案皇甫泌易書中有紀師說一卷精微一卷當郎此十卷之二也泌稱受之常山抱犢山人三衢亦有常山郎長民也特故諱之以神其說耳

長民私淑

集賢徐先生庸

徐庸三衢人雲濠案宏治衢州志云其先汴人官于衢因家焉直集賢院著周易意蘊

亦長民之學當是私淑弟子也

祖望謹案先生皇祐時人其論易九篇祖劉長民兼本陸

秉

至之門人

忠肅劉先生摯父居正

劉摯字莘老東光人兒時父居正課以書朝夕不少閒十歲而孤鞠于外氏就學東平因家焉擢嘉祐甲科歷南宮令韓魏公薦爲館閣校勘王荆公亦器異之擢爲御史裏行入見神宗問曰卿從學王安石邪安石極稱卿器識對曰臣少孤獨學不識安石退上疏言君子小人之分在義理語侵荆公荆公欲竄之嶺外神宗謫監衡州鹽倉久之出知滑州哲宗立召爲吏部郎

擢侍御史疏蔡確章惇過惡執憲數月百僚敬憚元祐初擢御史中丞累遷尚書右僕射自輔政至爲相修嚴憲法辨白邪正然性峭直竟爲朋讒奇中罷知鄆州徙青州紹聖初再貶光祿卿蘄州居住四年貶鼎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以疾卒紹興初贈少師謚忠肅先生嗜書至老未嘗釋卷家藏書多自讎校或手鈔録經學于三禮尤粹晚好春秋攻諸儒異同辯其得失通聖人經意爲多每曰士當以器識爲先一號爲文人無足觀矣

參史傳

左丞梁先生燾

梁燾字況之須城人以父任爲太廟齋郎舉進士中第歷官檢詳樞密五房文字元豐時久旱上書論時政疏入不報內侍王

中正將兵出強干賞不以法先生爭之不得請外出知宣州未幾提點京西刑獄哲宗立召爲工部郎中累遷右諫議大夫坐訴同列出爲集賢殿修撰知潞州值歲饑不待命發常平粟振民流人聞之來者不絕先生處之有條人不告病明年以左諫議大夫召甫就道民攀轅不得行踰太行抵河內乃已既到上書言帝富于春秋未專宸斷太皇保佑聖主制政簾帷姦人易爲欺蔽願正紀綱明法度采用忠言講求仁術兩宮嘉納焉進御史中丞改權戶部尚書不拜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鄭州旬日入權禮部尚書爲翰林學士元祐七年拜尚書右丞轉左丞以疾罷爲資政殿學士同醴泉觀使改知潁昌府紹聖元年知鄆州朋黨論起哲宗曰梁燾每起中正之論其開陳排擊盡出公

議朕皆記之以故最後責竟以司馬溫公黨黜知鄂州三年再貶少府監分司南京明年三貶雷州別駕化州安置三年卒年六十四先生自立朝一以引援人物爲意在鄂作薦士錄具載姓名客或見其書曰公所植桃李乘時而發但不向人開耳先生笑曰燾出入侍從致位執政八年之間所薦用之不盡負愧多矣其好賢樂善如此 同上

梓材謹案劉子翀明本釋引先生語云不信己之所爲而歸之天意不可也又言其師事孫泰山門人姜至之是先生姜氏門人也

詹事晁景迂先生說之 別爲景迂學案

通議家學

知州莫先生表深 別見安定學案

樂圃門人

文定胡武夷先生安國 別爲武夷學案

安逸門人 泰山三傳

主簿馮先生正符 父堯民

馮正符字信道遂寧人其父堯民字希元蜀中老儒也先生從何羣學三上禮部不第以經學教授梓遂閉戶十年于諸經多解說而最著名者春秋得法忘例三十卷熙寧中太守何郯上之久而不報意以爲荆公不喜春秋故見絀已而中丞鄧綰薦之得召試舍人院賜同進士出身荆公亦待之厚授晉原主簿先生春秋務通經旨不事浮辭其辯杜氏三體五例何氏三科九旨之穿鑿怪妄最爲詳悉鄧綰責守虢略先生與陳亨甫

皆坐附會罷李巽巖辯之曰信道之學得之安逸處士何羣安逸學甚高國史有傳信道之師友淵源如此則謂其附會進取者或以好惡言之耳且荆公廢春秋而信道之學願于春秋特詳鄧綰嚴事荆公者也而能以是書言于朝初不曰宰相所不喜也此亦可見當時風俗猶醇厚士各行其志不以利祿故輙作而鄧綰亦加于人一等矣然則信道要當與安逸牽連書國史而鄧綰者偶相知而適相累者也信道無子孫其書爲估人攘易其姓名屬諸李陶字唐父者唐父學于温公最賢而通經然是書則非其所論也不知者妄託之耳予觀于巽巖之言而惜先生之書之不傳又歎宋史竟不能牽連書之安逸傳後今者之學案中使得祖徂徠而宗泰山以見安逸之學蓋有傳者

巽巖其可以無憾矣補

提刑門人

主簿鄭揚庭史別見王張諸儒學案

忠肅家學

朝奉劉學易先生跂

劉跂字斯立東平人忠肅長子與其弟蹈同登元豐二年進士第官朝奉郎紹聖閒從忠肅于謫所徽宗立詔反忠肅家屬用先生請忠肅得歸葬先生又訴文及甫之誣遂貶及甫等先生能爲文章遭黨事爲官拆落家居避禍以壽終參史傳

雲濠謹案先生著有學易集二十卷見直齋書錄解題晁景迂爲先生墓誌稱其晚作學易堂鄉人稱爲學易先生其集名葢取諸此景迂又稱先生爲孫明復石守道之徒大東萊呂氏詩話謂其初登科就亳州見劉攽所稱引皆

所未知姑有意讀書後與孫明復石守道相埒云

奉議劉先生蹈

劉蹈斯立弟皆華老子以文學知名自處約甚人不知其爲宰相子也

梓材謹案此從棠微童蒙訓移入爲傳又案先生爲忠肅夫子官奉議郎其卒也忠肅爲文祭之稱其孝于父母善于弟兄行己應物一以至誠橫逆不校憂樂不驚云

宣教劉先生長福

劉長福學易之子而薌林向侍郎之壻也嘗官右宣教郎子荀

參胡五峯集

梓材謹案先生子子卿明本釋言朱漢上云其其學宗程氏先大夫受其易學是先生爲漢上門人而非終于宣教者矣

知軍劉先生甫別見衡麓學案

提刑劉順寧先生芮別見元城學案

泰山續傳

進士李先生世弼

李世弼須城人從外家受孫明復春秋得其宗旨金貞祐初三赴廷試不售推恩授彭城簿復求試一夕夢在李彥榜下間計偕士無其人乃更名曰彥父子同赴試其子果以春秋中第二甲第二人而先生第三甲第三人父子褒貶各異而先生遂不復仕從黃氏補本錄入

李氏家學

尚書李先生昶

李昶字士都世弼之子釋褐授孟州溫縣丞蒙古兵下河南奉親還鄉里行臺嚴實辟授都事遷經歷親老求罷不許尋以父憂去杜門教授一時名士李謙馬紹吳衍輩皆出其門世祖伐宋次濮州聞先生名召見問治國用兵之要先生論治國則以用賢立法務本清源爲對論用兵則以伐罪救民不嗜殺爲對深見嘉納及即位召至開平訪以國事先生知無不言時徵需煩重行省科徵稅賦雖逋戶不貸先生移書時相云比驗見戶應輸猶或不逮復令包補逃故必致艱難省府從其言得蠲逋戶賦中統二年春內難平先生上表賀因進諷諫帝稱善久之嘗燕處望見先生輒斂容曰李秀才至矣特授翰林侍講學士行東平路總管軍民同議官先生條十二事剗除宿弊至元二

年罷官家居五年起爲吏禮二部尚書旋請老歸丞相安童奏徵之不赴八年起山東山西道按察使旋致仕卒年八十七所著有春秋左氏遺意孟子權衡遺說等書 同上

梓材謹案以上二傳黃氏補本本合爲一傳列李張諸儒學案今以其宗泰山之學附入于此

尚書門人

集賢李野齋先生謙

李謙字受益鄆之東阿人始就學日記數千言作賦有聲爲東平府教授時教授無俸向斂儒戶銀備束脩先生辭曰家幸非甚貧者可聚貨以自殖乎翰林學士王磐以其名聞世祖召爲應奉翰林文字遷左諭德侍裕宗于東宮陳十事曰正心睦親崇儉幾諫戢兵親賢尚文定律正名革弊裕宗崩又命傅成宗

于潛邸所至以先生自隨轉侍讀學士世祖嘗賜坐便殿飲羣臣酒曰聞卿不飲能爲朕强飲乎賜蒲萄酒一巵曰此極易醉人恐汝不勝即令三近侍扶之出以足疾辭歸東平成宗即位召至上都陞學士還家又召爲翰林學士承旨年七十一乞致仕仁宗即位召至行在疏言九事帝嘉納遷集賢殿大學士歸卒于家先生文章醇厚有古風不尚浮巧學者宗之號野齋先生有野齋文集行世 參史傳

右丞馬先生紹 附師張播

馬紹字子卿金鄉人從上黨張播學復遊李士都之門嘗知單州民刻石頌德累官中書左丞有言事者平章哥欲罪之先生曰國家導人使言今罪之豈不與詔書戾乎乃止執政數年時

稱其賢仕終河南行省右丞有詩文數百篇參姓譜

吳先生衎

吳衎

宋元學案卷二終